

房山縣志

佟志原序一

凡郡邑之有志所以紀土俗徵文獻採風者歸諸太史因以成東觀之書志之爲義大矣哉況畿輔肘腋地如房山宜其志之詳且整也而乃有不然者余兄弟戊巳之間讀書房之西郊于城郭市朝無不周覽也山林川澤無不徧諏也文章人物之勝與夫煙雲巖壑之奇無不遐稽而周歷也竊喟然嘆曰房之邑美者比比然矣其爲金鑑筌龜皆係乎志志固不可不亟講也不意缺畧漫滅曠七十載前之君子其有未逮歟忽忽十年不孝備藩吳門孚六弟始得叨恩房邑弟才識通敏加以簡練下車未朞月治行不著輒以暇日商訂志書既成藁屬予剞劂予受讀竟見其興利者幾何事剔弊者幾何事修墜舉廢者又幾何事蓋不獨蒐遺補缺爲新朝邑乘之盛典而又見調鶴揮絃綽有餘理矣因念昔者舊遊踪跡如在目前而房志竟藉予不孝兄弟以成予兄弟之于房邑何似有夙契耶且予先人藏舟在是子若孫皆將以

房邑爲桐鄉矣梓人告竣爰爲序而歸之皆康熙四年歲次乙巳春王正月上元前一日江南江寧蘇松常鎮五府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韓佟彭年題

佟志原序二

昔者先王建設郡縣以百里爲率蓋有土則人與賦從之而後邑可置也苟土陋不足以容民民虛又將無以供賦是以昔人分土料民而後定賦邑雖小必立竊惟畿右之有房山瘠且僻非樂土也金以陵墓所托義取奉先其猶祖廟之祀邑歟歷明世三百年教養而終不得與他邑比肩房之非樂土益可知已自皇清定鼎三輔悉爲從龍采地房之土房之民與房之賦皆十耗其七是房不足以備百里之實矣然而當宁按職方之舊必重簡守土之臣蒞之豈不曰古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尚在封建之列以房相準其猶附庸也而安得小之況今城社無恙山川如故官民之地錯于犬牙冀北之氣未盡脗合不有調劑而更張之者房又何以爲邑卓哉廟堂之意其深遠已予自受命以來念此夙夜不敢或荒其于功令所最亟者次第行之數

月之內頗獲肯綮既而考舊章于邑乘僅從廢簾中得睹殘帙字畫模糊不可句讀且闕畧未修者近八十餘載失此不講房將無志無志而一邑之因革盛衰與夫陵谷滄桑之故後人其何知焉是不大負朝廷設官分土之初意乎予不敏集邑中文獻之士踵事增華正訛補遺兩閱月而書告成房于是乎有志有志而後有房以蕞爾之疆宇頡頏乎盛朝之肘腋者恃此志也夫時康熙三年甲辰季夏下浣三韓佟有年孚六氏題

羅在公續修房山志序

邑之有志靡所不載然其一定不易者既已志之無庸增也其因人而起者日新月盛不可不續也故修造不續則忘其功職官不續則遺其名文章不續則泯其言人物節義不續則失其賢是可忽乎況考之舊志多有不實如縣署則云革故鼎新矣今何殘破不堪耶正庭重簷三間以及六房庫藏架閣馬科儀門三間與東西角門則云重修矣今爲時無幾何以片瓦不存耶賈島墓云在西南今何以在東南耶實與不實姑不辨今第就佟令以后應志者載附篇末以備考據云爾康熙三十年知房山事四川營山縣舉人羅在公識

增修房山縣志序

志者記其實也所以識已往而示將來也志沿革則城池之建置可知志疆域則土地之廣狹可知志田賦則稅斂之重輕可知欲知吏治之污隆也則志其政蹟焉欲知其土地生殖也則志其物產焉至于人以風俗爲轉移與夫忠臣孝子義士純儒貞女節婦可以觸歌泣而銘金石者莫不賴志以傳之志之所關不甚重哉一創於馬公龍川再修于佟公有年所記山川之綿邈古跡之流傳習俗之好向物產之豐饒以及忠孝節義學問品行皆已蒐羅燦著簡篇具在可覆按也及今又百餘年矣人事代謝陵谷變遷其間可法可傳之事可歌可泣之行當復不少不有博采而詳識之其何以昭示來茲乎今春王松潭明府邀同人興脩縣志同人推予秉筆余惟修志者記事貴乎不誣摛詞貴乎不陋簡非難簡而能賅爲難文非難文而不縟爲難而所尤難者厚而不刻公而無私也余才學疏淺何敢謬膺重任辭不獲已乃集同人相與立局分曹述舊增新刪訛補漏存實跡于當世備資考于后來豈敢云節

房山縣誌

目詳備聊以存一邑之掌故云耳舊志簡陋模糊有非意想所能補者姑闕之以待
后之君子是爲序同治十一年仲秋右北平李恩德子僑氏題

續修房山縣志序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凡閭閻胥族師黨正鄉大夫各有所書歲行人採之以獻於王咸隸于史志與史名異而實同也漢唐以下各有圖籍藏之太府志所由來尚矣況國史所採必取諸省省取諸縣縣之有志豈僅關一縣已哉房山近在京畿爲幽燕奧區所係尤鉅間嘗取舊志讀之其殘缺姑勿論但未續修者二百餘年其間吏治得失風俗美惡人才何由而有興替物產何由而有盛衰凡我先民所構造叩之後人幾不能道其一二且善士之名不過一鄉君子之澤僅及五世設非勒諸志乘則老成典型不惟無以生將來之景仰並使其沒世而名不稱此固前賢遺憾抑亦後起之責也前同陳君學愚發起未果茲幸同志諸君繼續前議設局編輯之搜集二百餘年之往蹟以備國史之採擇苟非學識素優烏足贊一詞哉雖然僕以爲縣治之作不同于史史以定是非寓褒貶孔子所謂其義則邱竊取之者雖以退之之才猶逡巡不敢作若志則記其本縣之所有使不添不減毋延毋誇

已耳雖亦別善惡示勸懲然較之史則有間矣於是不顧譏評以本地之人作本地之事或調查或編輯閱歲月而成書較舊志頗有所增因世界進化日新月異必博採而詳記之而後政治可考也禮俗可稽也發潛德之幽光表先儒之遺跡山川詳備披圖燦若列眉道路分明行商不虞裹足產物日增實業日進使國史有所採取焉後人有所觀感焉寧非幸與是爲序民國十六年高書官

房山縣志序

予下車後摒擋公事訖欲索縣志而觀之乃徧詢於各科僉曰公署之無縣志也久矣予甚怪之以爲豈有公署不存縣志者及會各界紳商復詢之僉曰吾縣志書不修已二百餘年矣以爲一縣之大豈有二百年不續修縣志者予乃退而自思以爲斯事之不容已也乃集諸紳而議之始知沈尹兩前縣舉高君雲五著手已兩次矣均因戰事而停予曰是予責也乘便會高君詢其顛末乃知房山縣志創修於明萬曆庚辰馬公龍川續修於清康熙三年佟公孚六又續修於康熙三十年羅公營山其後至同治十一年倡修未成降至民國四年延陳君學愚主其事甫月餘而罷民國十一年沈子肅尹竹岑兩大令復舉辦之而俱未成嗚呼何任事之難也予乃復延高君雲五任其事並延王君輔三常君古風共編輯之設局甫兩月而成嗚呼又何竣事之速也夫縣志一書體例宏鉅擇焉貴精語焉貴詳况年久失修其中採訪調查欲網羅而靡遺編輯校勘求蕪詞之盡去豈兩月所能蕺事在主筆諸君草率

圖成固非所願即予自問亦有難安不過時局變更飄搖無定民力已竭籌款維艱
延以時日恐復蹈沈尹兩君之覆轍而志終無以成也使一邑之文明卒等於郭公
莫考夏五無徵豈不大可惜哉故固請高君等黽勉從事急就成篇續而修之以俟
後之君子廖飛鵬序

民國十六年續修姓氏

修志局局長

前知事沈 嚴

尹銘績

廖飛鵬

現知事馮慶瀾

副局長兼編輯員

邑人高書官

編輯員

邑人王邦屏 常履道

校對員

邑人任紹棠 李定恩

房山縣誌【

採訪員

邑人焦遇桐

高書官

馬世聰

馮天佑

高詠

書記員

邑人藩瑞增

王儒

馮維

贊助員

邑人任紹棠

李兆庚

張秀棟

凡例

一房山縣志創自明萬厯庚辰馬公龍川繼修於康熙三年佟公有年又修於康熙三十年羅公營山分爲十卷三十三目今總括爲八門各門之內析分爲若干目編爲十二卷

一舊志有分野一目考分野之說詳於史記其云箕尾幽州絕非一縣之分星況古之九州僅有江河流域雲貴新疆東三省已不能賅不知蒙藏分野爲何星其說按之今日已不能通且厯代志書抄襲雷同千車一轍今概從畧

一各縣志皆載八景拘於燕京八景之舊文人借爲吟咏之資其實各縣不必皆有八景而吾縣又不止於八景故吟咏足以壯山河之色者率皆錄之並不拘以八數而舊志所列八景仍存之

一舊志繪圖不講距離遠近未免太畧今計里開方庶閱者一目了然

一舊志疆域西至韓家峪四百餘里影響之談絕非實錄今更正之

一舊志沿革秦漢以前皆云無考唐宋以後亦多惝恍之詞今詳考諸書以明其遷變之跡

一山川一門舊志僅記三十一山今著名者悉皆增入其記洞也若石經雲水爲北方名勝記之固無待言若張良洞孫臏龐涓王禪等名皆臆造貽惑後人本應削去然習傳已久已成牢不可破之詞故存之閱者當別具會心

一房山水源流不遠本自分明舊志於東西二沙河分爲四河且涼水河本西沙河之支本條亦不明辨韓村河即挾河之上流萬分爲二水甘河灌河爲西南有名之水上萬河順河爲東北有名之水舊志概未加入今或更正或增入以符其實

一交通爲世界進化之要素今增添之

一金石爲舊志所無然以其與考古有關今增添之

一職官增宦績一條庶循吏不至年遠湮滅並足以勸善後人

一政治舊有者存之以明其因革之跡新有者增之以知其變遷之由內中惟地方財

政爲自治行政之基金取之吾民當用之吾民毋任冒濫毋任挪移有心地方者所當留意也

一選舉爲吾民任事之初基非沽名之門徑故大學中學悉列姓名一則示畢業者毋自暴棄一則示選舉者有所取資也

一人物以蓋棺爲定惟節婦一門凡例得請旌者概從收入

一藝文所收皆有關風土及人物之作其餘陶寫閒情者概從割愛

一舊志有風俗而無典禮今增禮俗一門蓋以房山風俗今昔不同欲轉移風俗必先扶植禮教地方人所當注意也

一舊志無實業一門然物質文明競相進步人民生計舍此莫由故特設專門詳爲記載以爲改良進化之基

續修房山縣志目錄

卷一 地理

序文 姓氏 凡例 目錄 地圖 疆域 山脈

卷二 地理

河流 鄉村 交通 物產

卷三 地理

古蹟 陵墓 祠廟 寺觀 金石

卷四 政治

城池 公署 戶口 田賦 經費 自治 學校 警察 財政 鹽政 荒政

職官

官制 姓名表 宦績

卷五 禮俗

祀典 慶典 相見 風俗

實業

農業 鑛業 工業 商業

卷六 選舉

科舉 學校 保薦

人物

賢達 儒林 義烈 隱逸 流寓 仙釋 烈女 節孝

卷七 藝文

著作 碑記

卷八 藝文

碑記 詩錄